



【人生随想】

百感交集的春节

□孙葆元

在短短六十余年中，我经历过各种况味的春节。春节要吃饺子，那饺子却吃出了不同的味道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迎接春节是一年中盛事。无论穷富，家家提前一个月就盘算着置备年货，富有富的铺排，穷有穷的算度。大年三十是春节序幕拉开的时刻，久居济南的人家要迎接祖宗。仪式是家族性的，隆重又神秘，无数人家捧着香火悄然走上街头，到一个庙或龛前，祭拜祈祷，然后折回，算是把祖宗请回了家门。那夜，除了连绵的鞭炮声，没有喧哗，家人小心又小声地交流着，怕说出冲撞神明的话。那时，马褂已经绝迹，长袍依旧穿在某些先生的身上，他们敲响亲朋好友的门槛，门开，便双手一揖，道声“过年好”。过年必须串门走动一番，串门拜年是年的最高形式。那个年代的饺子荤素不均，富庶人家吃的是馅，穷苦人家吃的是皮，有其形而已。

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便被一场灾荒改变了。家家缺少食物，副食品奇缺，一个肘子、几条鱼都成了最珍稀的年货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因过年多发了一张白菜票，母亲带着我去买白菜。进入一间街头菜铺，只见墙角堆着一小堆白菜，那白菜似乎也营养不良，全长成了蒲扇，扁扁的，没有菜心。母亲说，这菜怎么吃？挥挥手，失望地离去。那三年，过年吃一顿饺子，就把一年的奢望全补上了。

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所有副食品先凭本、后凭票，购物证成了一个家庭的“赵公明先生”。谁家丢了购物证，那一年就白活了。人活于世，偏偏有得有失。我记得有一位同事弄丢了购物证，急得抓耳挠腮。到区商业局去补，人家告诉他，补是不能补的，物资有限，物资能补吗？如果人人都丢一个证，得多少物资补进来？那同事问：那怎么办？言外之意是，我家的副食品怎么买？商业局的负责同志说，你等核发新证吧。核发新证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？那位同事算了算，这年是蛇年，离猴年还差着三年呢！这三年清汤寡水的，还叫日子吗？正愁眉苦脸，他收到一封陌生来信，打开信封一看，里面是他的购物证，还附带一纸信笺，把他好一顿教训，说：你这个马大哈，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证丢了，还想过不想过了？为了让你记住这个教训，我把证

上今年计划的东西都买了，现在把证还给你，注意保管。好家伙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

购物证的漏洞很多，开创了熟人社会的购物先河，多买少记，买也不记，与丢证差不多。后来就改成了票。大到棉布粮油，小至烟酒糖茶，全凭票，一时间票比钱还金贵，手里有钱照样买不来东西。那时，人们养成一个习惯，看见排长队的，先问要不要票，听说不要票，不管这东西于自己有用没用，买了再说。人人患了“票证综合征”。家家到了年根，先清点一下手里余下什么票，再到商店抛票扫货，不然这票明年就作废了。

直到买馒头不要粮票了，打油不要油票了，我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经历过灾荒年的人，见识过人们缺油、缺副食品所患的水肿病。那一年，我的母亲因病住院，她的病室里有一位病友，开饭时只吃用水泡过数遍的咸菜，就着白开水。我十分不解，就问母亲。母亲把我拉出去，悄悄告诉我：你这个大姨没有粮食，她的病是饿的，以后不许问这个问题！我这才知道，有些病不是靠药物医治的。粮油敞开供应后，那年春节，家家炸起了鱼或藕合，满街飘着油香。一口口锅的后面，是我们农业生产的跨越。

物质擦拨着我们生活的欲望。济南人家从打水泥地面到捡拾碎砖头加盖棚房，又到旧房改造，再到购买商品房，走过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。从家家打沙发到购买名品家具，到全屋定制，到名贵木料家具入室，经历了由寒酸到富裕的历程。我们经历了电视机岁月、电脑岁月，如今进入手机岁月。我们曾追求自行车，一辆木兰摩托车曾经让我们招摇过市，现在一家一辆甚至几辆汽车都不稀罕。这都是年下的话题。老老人们还在拜年，先是打电话，后来电话也不打了，一个短信群发了事。

追昔抚今，几多感慨。不是我们失掉了多少传统，而是我们在一个改革复兴的时代，传统不顽固，终是要跟着时代变迁的。过去过年思量着做新衣，新年到来，能够展示新面貌的只有外表一身衣裳。现在的人们不再思量着做新衣，因为人的心里是新的，人人都在向往着无限新的未来。于是，服装市场冷落了，不是市场萧条，是岁月的质地变了。

□戴永夏

“金牛”姗姗离去，“瑞虎”携威而来，农历虎年(壬寅)即将伴着“新桃换旧符”的明媚春光如约而至。在这“牛去虎来”的迎新时刻，人们自然更关注老虎。

在古人的心目中，老虎是百兽之王。它雄健壮伟，威猛异常，人们在与它长期的斗争和相处中，认识到它有着难以战胜的力量，故由对它的敬畏、恐惧而产生崇拜之情，将其奉之为神。古代的人们希望得到“虎神”保佑，希望自己像虎一样坚强有力、所向无敌，甚至希望成为虎的后裔，这便产生了崇虎习俗。这种习俗广泛存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生活中。

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与龙相当的重要地位。《周易·乾》卦曰：“云从龙，风从虎。”龙飞在天，虎行于地，龙虎结合成为吉祥昌盛的象征，也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文化的特质。因此，历代人们都习惯用“龙腾虎跃”“生龙活虎”等词语来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雄强气概。在我国的政治、军事、艺术、医学等各个领域，也都浸透着龙虎文化。如《周易》中将龙虎比喻成乾坤、天地、阴阳、男女，以龙虎表征文明；兵书《刘韬》中有“龙韬”“虎韬”，强者相争曰“龙虎斗”；中医有“龙虎针法”；书法中有“龙虎篆”……在汉代《太山镜明》等古书中，龙虎成为接引升仙的使者；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的题记中有“上有龙虎衔利来，百鸟共持至钱财”的诗句，龙、虎成了招财进宝的财神……不难看出，龙、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守护神和吉祥物。龙、虎作为两种相辅相成、刚柔相济、阴阳调和的文化观念，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生产、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
虎是猛兽，古人认为虎的威猛使一切恶人厉鬼望而生畏，因此常把它当作门神，于农历除夕将它的画像贴于门上，用于看守门户、镇邪驱妖。此俗最早始于周代，我国西周第一部礼仪专著《周礼》中就有“居虎门之左，司王朝”的记载。东汉大儒郑玄注释说：“虎门，路寝门也。王日视朝于路寝，门外画虎焉，以明勇猛，于守宜也。”

【民俗漫谈】

传统文化中的崇虎习俗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

至汉魏两晋，此俗更加盛行。东晋史学家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中说：“今俗法，每以腊终除夕，饰桃人，垂苇索，画虎于门，左右置二灯，像虎眠，以驱不祥。”说明当时人们普遍在春节时于门上画虎，以驱除妖魔鬼怪。唐代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也记有“俗好于门画虎头”的习俗，这说明此俗在唐代仍然盛行，以后历代久传不衰。

除了画虎于门，旧时还有新春张贴或悬挂虎图的习俗。如华北一些地区，常在农历除夕于家中正厅内悬挂《镇宅神虎图》，图上常有题诗：“神虎下高山，降魔到人间。善家买了去，四季保平安。”“虎是兽中王，除邪到下方。贵府请了去，万事大吉昌。”这些都表达了人们祈求得到虎神保佑的美好愿望。福建漳州一带，常在春节悬挂《五福图》。画上有五只猛虎(“虎”和“福”谐音)坐在聚宝盆边，表示五福(第一福是长寿，第二福是富贵，第三福是康宁，第四福是好德，第五福是善终)临门、大吉大利。

很多地方还盛行给孩子们制作与虎有关的辟邪之物。过去民间把五月视为毒月、恶月，认为五月是毒虫四出，邪恶聚集的季节，瘟疫易流行，而虎作为百兽之王，毒虫鬼魅都要躲避它。所以，妇女们每到五月便会给孩子制作虎肚兜、虎头帽、虎头鞋等与虎有关的辟邪之物，穿戴在孩子身上。肚兜上多绣五毒图案，正中绣一只怒目圆睁的老虎，颇有神威。虎头鞋的鞋头绣一虎头，重点突出虎头上的“王”字。虎头帽的形制与虎头鞋相似。民间认为孩子脚穿虎头鞋，头戴虎头帽，通体虎虎有生气，这样可以壮胆辟邪，健康成长，也寓意小孩长命百岁、一生富贵。

还有些地方有春节捏老虎面花礼馍和制作“老虎柏子花”的习俗。旧时每逢除夕，在山西、陕西等地民间，常以虎、兔、鱼、鸟等造型捏面花礼馍，用以祭祖或相互赠送，以求多福多财、年年有余。江浙等地民间常在年节时制作“老虎柏子花”，即以柏叶点铜绿，剪彩绒为虎形，扎成小朵，名“老虎柏子花”。有的还旁缀小虎，称“子孙老虎”，以此互相赠送，以求多子多福、平安吉祥。

崇虎习俗不仅在汉族文化中源远流长，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更为盛行。如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人自称虎族，视自己为虎的后代。他们以虎作为地名，给子女取与虎有关的名字，其十二生肖法也以虎打头。一些彝族聚居区还过“老虎节”，节日从农历正月初八日落时开始，到正月十五日出时结束，这期间要举行请虎神、跳虎舞等庆祝活动。正月十五为“送虎东归日”，这天酉时开始，扮演虎神的人口念吉祥语，到各家拜贺。彝族人认为只有过老虎节，人口才会兴旺，六畜才会繁盛，庄稼才会丰收。

云南的白族也是一个崇虎的民族。他们把虎奉为祖先，自称虎儿虎女。纳西族则将虎视为贤能的象征，对虎倍加尊崇。他们外出要选定虎日，认为虎日吉祥，这天出行做事能得到虎神的保佑。他们认为虎日出生的孩子非同一般，非富即贵，会受到格外重视。纳西族的门神则是牦牛和老虎相配，一左一右，以祈平安。此外，云南的普米族、怒族、拉祜族、傈僳族、四川、甘肃等地的土家族等也都崇虎，其崇虎习俗各具特色。如今，许多崇虎习俗已经湮灭在生活中，但也有一些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民间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